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

南菁書院

孟子四攷四

海甯周廣業耕厓著

讀書論世孟子之彝訓也顧世有可知有不可知可知者以書合之不可知者以書定之斷無移書就世執世疑書者書可疑亦可不讀世可移又何待論耶竊觀孟子一書讀者遍古今天下而計生年則或定或烈訪里居則忽鄒忽魯宦遊所至則應劭謂自齊魯鄒薛而梁衛嵩謂自宋鄒任薛而梁齊最後有先梁後齊始宣終潛之說伐異黨同終無折衷嗟乎經典宿疑孰有大於此者乎夫孟子鍾靈鄒嶧生值姬衰抱道周流憲言詒後生平既概見本書其所紀時事又皆得之閱歷確鑿可據非若公穀之聞見異辭莊列之寓言無實

也卽云列國事故不得不取旁書證之然而國策不詳年代篇次混淆史表編述燼餘傳聞舛誤與本書已多不合全賴博稽深考者權其然否而去取之蓋第欲借鏡以照形非令其契舟求劍且許其入室操矛也乃自漢以來論列孟子之世往往宗主史表雜採他書迨求其合而不得則苟且遷就者有之調停兩可者有之夫史之序六國表也自言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多藏人家所以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權變亦有可采者乃因秦記表六國時事觀此亦可知作者之用意矣通鑑考異謂年表差謬難可盡據季彭山亦云史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當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洵知言也而仍襲旣久耳食之儒甯變亂大賢之出處不敢背違史氏之年表嗚呼此孟子所以慨然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廣業蓄疑有年欲有以救正之自惟謏陋深懼獲戾前修旣思孟子亞聖大才生不逢世其書復橫被非刺疑詆旣得列于經以上繼魯論而猶使其行藏大節湮晦勿彰罪乃滋甚於是枚舉其事先取本書隱括成文以原無可疑者發其疑所謂可知者以書合之也次取辨駁諸條分繫其下以似有可疑者晰其疑所謂不可知者以書定之也口雖失煩辭非泛設蓋用是讀吾書而已論世云乎哉作孟子出處時地考第四

本傳

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案司馬氏傳孟子雖簡畧然於里居師授及遊歷先後著述大指已悉該舉不得因年表有誤并增損本傳也特錄原文於此

年世序畧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孟子之生去孔

子未五世所居鄒國又與魯密邇教澤所被不啻見而知之故

其生平傳述於曾子子思爲多而所願學者孔子所力闢者楊

墨以居仁由義爲志以知言養氣爲學明王道黜霸功

陳繹曾文說孟

子書主意在性善實理在仁義工夫在求放心養浩然政事在務農興學以行王道行年四十已不動心

設科教育及門數百人曹交聞人皆可爲堯舜之言亦欲假館

鄒君留而受業時鄒君蓋穆公也孟子委贄爲臣嘗因顧問勉

以行仁政而季任以幣交孟子往見之齒既高仕齊爲大夫遭

母喪合葬於魯起爲卿卒以道不行而歸其時上溯周初七百

有餘歲矣既之宋之滕歸輒居故國滕之臣然友問禮者再皆

在鄒也晚乃遊梁惠王尊稱曰叟未幾惠王卒襄王立度不足

與有爲遂歸老焉會樂正子仕魯魯故宗國墳墓所處孟子時

復命駕聞將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謂大道之行不於其身
將於其門弟子也既而臧倉見沮平公怠於禮賢而孟子亦絕
意人世矣先是授徒厯聘以來門人多所私記孟子志在行道
未暇也迨不用於齊而歸俯仰天人撫時增感嗟興王之難遇
懼絕學之失傳因述堯舜禹湯文之道至於孔子皆由見知以
啟聞知不禁喟然興歎曰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由是次第編述訖于有成門人以是數言爲七篇所
託始繫之終篇猶孔子作春秋託始獲麟也

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
今之三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

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元張頴孟母墓

碑記成宗元貞二年立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

時周定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張記辨曰孔子以敬王四

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後三十五
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慎
凡在齊六年皇極經世謂孟子西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
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母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
三十五年明矣廣業案此辨是也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終
於敬王四十四年徐廣云歲在甲子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
徐廣以爲乙丑推至定王二十五年當爲丁酉又三年庚子
定王崩今云丙申戊戌實差一年此據皇
極經世書也魏齊事亦仍昔謬另詳後陳氏疑定爲安之

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
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
己酉也近孟衍泰三遷志所載年表據黃梅瞿九思說定爲

烈王已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

集語同

萬斯同孟子生卒

年月辨引孟氏世譜亦然知又非陳氏所見之譜矣案史記

六國表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加考王九年以足三十七之

數是爲已酉去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纔四十八年則

太近若自壬戌推至烈王已酉爲百有八年則又太遠朱子

集注云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

見予未得爲孔子徒句下

詹道傳集注

纂箋從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推之又十年悼公立

史六國表魯附楚據

之當十二年漢書律厯志當

凡四十年

史表三十八元公二

十一年

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

史表三十二

共公二十二年

史表二十三

康公

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其百六十四年

史表共百六十五

而平

公繼立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其之間上以

纂箋

今以六國表考之穆公立於威烈王之十九年卒於安王

之二十六年是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譜本不足憑就舊譜

壽八十四言之敘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

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而

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

潘彥登孟子生日考亦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誤爲定王訛爲三乃

魯魚亥豕之失也但其所據止留青日札遂謂生卒蓋孟子

朔望不可易恐未盡然○日札四月朔生正月望卒

之年最明白可數者爲齊卿時已自言我四十不動心知其

時年必耆艾矣若生於烈王已酉則後三年烈王崩顯王繼

詳計

立而孟子仕齊卽在顯王三十七八至四十一二等年

趙注孟子年老自稱

孟子年纔過四十何遽云齒德皆尊而自居長者

禮記注耄者王曰吾悒悒忘也

其年亦非盛壯而孟子言僅有其一

則長於王可知也禮六十始杖鄉遇鄉飲尙在立侍聽役之列使以強仕之年而言鄉黨莫如齒景丑齊客其可欺乎今

雖無由考知竊爲約紀其年曰周安王十七年丙申孟子生

杜預春秋左傳後序云推校紀年魏哀王二十年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上去孔子卒百八十一歲孟子生安王十七年去孔子卒九十五年舊以爲定王丙申實差六十年又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圖已卯周安王立十七年乙未以下紀事俱差一年蓋敬王在位實至烈王元年丙午年十一歲四十四年史因此誤茲不復辨

顯王元年癸丑孟子十八歲梁惠王三年齊桓公十八年史表作齊威王十一年○史表

詳後二十三年乙亥孟子四十歲梁惠王二十五年齊宣王十一年史表作齊威王三十五年○史表

三十三年乙酉孟子五十歲梁惠王三十一年史表作齊威王四十一年齊宣王十一年史表作襄王七年

四十三年乙未孟子六十歲梁惠王三十七年史表作齊威王四十七年齊宣王十七年史表作襄王十三年

七年宋愼靚王元年辛丑孟子六十六歲梁惠王後元十年史表作襄王九年齊宣王三十一年史表作襄王十一年

五年齊湣王元年上年爲宣王三年癸卯孟子六十八歲梁惠王三十六年史表作湣王四年

王元年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七十二歲魯平公三年十二

年戊午孟子八十三歲十三年己未孟子八十四歲但依此

考之庶七篇所載仕止稍有頭緒耳

石生卒年月

孟子年歲觀與諸人問荅亦可見如稱宋慳曰先生自稱名

對北宮錡亦自名稱高子曰高叟楊子方言叟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閒凡尊老者謂

之叟集注考證謂相此皆齒尊者也其儕輩惟字王驩曰子尊之詞不必年長非

敖若沈同渚于髡宋句踐戴不勝景春白圭之流皆子之自

稱曰我諸人可考者宋慳卽莊子宋鉞與尹文皆悅墨子之

風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齊宣王時人亦見荀子有宋子十八篇言黃老見漢志小說

家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齊之贅婿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白圭據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樂觀時變鄒陽書曰白圭爲魏拔中山文侯賜以夜光之璧計其年且長以倍不當自名曰丹孟子呼爲吾子故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與孟子言者名丹字圭不得與史強合今考韓非子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無水難正鄰國爲壑之證呂氏春秋審應覽有白圭與惠施折辨語則其爲另一人似無可疑然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據竹書紀年秦封衛鞅於商在梁惠成王三十年水經注引秦紀在考公是封衛鞅於商在梁惠成王三十年水經注引秦紀在考公是是圭後於鞅甚明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

不言白圭呂氏春秋及新序載孟嘗君白圭問荅於魏文侯皆稱謚恐史與鄒陽之說誤以武侯爲文侯也尙史云案策史與鄒陽作文侯誤圭言治生產猶孫吳用兵若事文侯則正與吳起先後安得引以自衒此說亦佳但不若文侯商鞅爲更切耳又史言駟衍後孟子而髡乃與俱至梁則使趙之年亦必誤也

右附論宋慳等年紀

本傳孟軻鄒人

漢志同

趙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鄒本春秋邾

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

于欽齊乘春秋謂之邾婁婁有

國近

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

孟子魯公族孟孫後

史游急就篇孟伯徐師古注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其後稱孟氏廣韻

仲孫爲三桓之孟

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爲

此二說一詳其邑里一原其世系可謂周悉而明白矣吳程乃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譚氏編年畧更侈其說云鄒爲魯下邑卽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史云鄒人不云鄒國人猶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也本書言自齊葬於魯因是時有二鄒慮後人國與邑混故於葬母大事特書之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誤鄒爲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邑卽是居魯其對鄒穆公不稱臣而言甚倨卽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爲別國矣於魯則云我之不遇魯侯天也以不遇本國之君老更無可遇故曰天

也詳經義考友人吳免牀騫有程復心孟子年譜鈔本一卷論不可不編年者有四此其一也文與譚貞默編年正同豈譚襲用之歟子見爲元名儒不應有此乖誤疑爲譚所借撰故竹垞於程祇錄四書章圖二十二卷不及年譜而於譚獨詳載孟子編年也年譜廣業案此言殊謬史與孟子同傳雖未盡合其可採者錄後者淳于髡齊人荀卿趙人不皆繫以國卽孔門弟子如端木賜衛人言偃吳人亦從無連國字之例安見單言鄒卽爲魯下邑也且鄒國與鄆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鄆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徐鍇鄆則引趙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改曰鄆二字形義判然許叔重書具在可覆按也玉篇訓同說文惟鄆下增注云俗作鄆鄆下亦引說文又杜預春秋地名釋魯地云襄十年鄆注魯國魯縣東南莒城也釋邾地云隱元年邾注魯國鄆縣文十五年釋注魯國鄆字見孟子書者十他書或作騶如史記鄆鄆縣北有騶山

人一本作騶人始皇紀鄒嶧山封禪書作騶嶧山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注故邾國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是也俗通作郛顏元孫干祿字書郛鄒注云上通下正是也郛字見左傳郛人紇通作鄒論語鄒人之子孔叢子還轅息鄒亦作郛孔子世家生昌平鄉郛邑是也若鄒郛之字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郛爲鄒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言曰魯國鄒山卽左傳之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遂詔封孔子爲鄒國公見後周書隋復封孔長孫爲鄒國公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輿地志郛並作鄒實坐此誤也鄭樵通志氏族畧序以字爲氏云宋有孔氏孔子以六世後祖孔父之字爲氏又序以邑爲氏云魯鄒氏子姓宋濬公齊有鄒衍鄒思望出范陽如其言則孔子不但鄒人又氏孔

又氏鄒而忌衍皆與同祖一字傳訛乖謬乃至於此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鄒爲郛

而云孟子鄒邑人司馬貞史孟子傳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聖賢梓里任臆顛倒此皆五代及唐俗體傳訛急待後儒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於郛下特別白之曰

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極爲了當集注考證

聖人之居在今襲慶府仙源縣而鄒卽鄒縣在仙源之南亦極分明而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

軻鄒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封鄒國亞聖公俱載正史今乃混國爲邑謬假說文欺世可乎反葬誠屬首邱之義然是時壤接牙錯不必如後世之士斷左傳載魯伐邾非一安知疆田保繹而後魯地非卽向之鄒地且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不得藉是爲魯人之證左傳哀七年魯擊柝聞於邾

漢志魯騶蕃三縣俱屬兗州魯卽魯國蕃卽邾國騶卽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證不古之據而以今境計之合

孔孟皆爲鄒人誤矣

三遷志秦漢鄒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杜預劉蒼杜佑說並同孟子所居在此後人以今治爲古地誤鄒

志宋熙甯五年省入仙源元豐七年復置

至鄒人與楚人

戰正惟身是鄒人故援以喻齊左傳正義引譜云春秋後八

年楚滅邾

此卽趙氏所稱或說也漢志云傳二十七世爲楚所滅水經注楚宣王滅邾國名紀曰邾爲魯併而

鄒爲楚併意其時楚方蠶食鄒不行仁政而妄與力抗孟子知其

必有後災適因齊事觸動遂不覺痛切言之也乃以是卽知非本國乎且鄒在春秋賦六百乘傳至戰國亦在十二諸侯之首故楚射者以秦燕魏比騶鴈齊魯韓衛比青烏鄒費邾邳比羅薦謂其餘皆不足射則知是時妄思敵楚者惟鄒故

借爲以一服八之證也魯旣父母之國何與慎子言直斥其殃民僭越王制如曰居鄒邑卽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鄒君卽穆公孟子與言必稱曰君故曹交雖不在公所亦必稱君也至平公則吾與魯侯對舉卽知非本國臣民矣且鄒魯閭後穆公肯復引讐國之人與圖善後乎閻詠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言已明切廣業恐人之好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

鄒費之費卽所稱費惠公

者水經注引魯連子曰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餘詳四書釋地

右里居辨鄒邾之訛

譚氏所稱二鄒皆顓帝後所封國與邾邑風馬不及其一早著于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

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
存者妘姓鄒鄒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
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齊所滅
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鄒侯國舜
後姚姓蓋卽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
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
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畧周武王封安裔孫邾俠
爲附庸居於邾今兗州仙源縣古邾城是也俠以下至儀父
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
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
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

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鄒山記云
騶山古之繹陽魯穆公改爲鄒史索隱說文繫傳並云魯穆
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訛鄒穆公爲魯穆公耳

張居正四

書直解作
鄒穆公是

右附論二鄒

葬母於魯似於魯人爲近然孟子所葬廣業亦嘗考之矣續
漢志騶本邾國劉昭補注引劉蒼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
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
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
冢焉此葬鄒之據非鄒人而何以葬鄒也宋孫復兗州鄒縣
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聖

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于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

傳寫訛墓今正之山堂肆考以四基對八部

四基之

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

見孫明復小集

其序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

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明復云東北三十里容思云馬鞍之南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里近聖人之居而墓

亦壤接焉乃其葬在鄒不在魯固自顯然孫于二公皆山左人言必不誤說者更將何以牽合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兗州鄒縣本繹邑有孟軻冢不詳四基之名張頴墓碑作基山之陽陳鎬闕里志張泰鄒志陳氏雜記俱作四基山齊乘又云鄒國公廟在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卽孟子故宅他若天中記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間巷皆見五色彩雲覆其居

舊山東通志鄒志闕

里志岱志董斯張廣博物志並載

列女傳載孟母三徙斷機韓詩外傳買東

家豬皆孟子居鄒事使蚤其居止則諸事皆無所繫是不可無辨也

右冢墓

孟子父名字失考

孟氏譜名
微字公宜

孟母氏亦未詳

張頴孟母墓記
云舊唯片石題

曰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集語載金孫弼
謁廟記有李氏之說疑碑為金所立或云仇氏音掌題辭云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
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以士大夫
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
生者祭以三鼎則在孟子為士之後明矣時年蓋已四十餘
題辭所謂夙喪者特以父先母死耳非幼孤也薛應旂四書
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闕里志三遷志遂云孟
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列女俱無此說且列女載孟母斷機事
云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甯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
哉此必非贅恤之言夫士及三鼎固非襁緥閑事且去喪母

五六十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
其毀鬲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
得譖之平安安得信之樂正又安得不辨之蓋公宜實未嘗
卒其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廣業案元仁
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父母制祇稱其父夙喪張頴墓
碑亦然則三歲喪父之說妄也張士觀追封制云朕惟繇孔
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
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
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
稽諸往代實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
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為邾
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見蘇天爵元文類孟子字史傳漢志不載趙岐亦曰未
聞太平御覽引聖證論云學者不知孟軻字案子思書及孔
叢子所稱孟子居即軻也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廣韻居
貧軻軻

故名軻顏師古漢志注引聖證論作字子車而云未詳其所
得則謂出子思孔叢者正未可信矣集注考證云軻車軸故
字子車傅子又稱鄒之君子孟子輿見文選注王伯厚疑皆傳會
是也妻由氏見續文獻通考亦無古據何異孫十一經問答
誰氏有幾子皆無所考此闕疑也復云史記本傳載孟子幼
孤而教以三遷之訓則大謬又以古者易子而教證孟子未
必有子
尤誤

右孟子父母

孔孟之師皆不傳淮南子有項託七歲之說呂氏春秋稱學
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要皆三人之師而已孟子本傳稱受業
子思之門人本無定名猶孔子之焉不學也自漢藝文志本
注云子思弟子王劭因謂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

之教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
爲思孟問答之辭唐韓退之李習之皆以爲學於子思其實
非也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云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
子思爲喪主知其時年已長矣孟子書論及張儀公孫衍當
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後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
百七十年去伯魚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間所生人
物而謂其共處面丈何壽考至是或謂安王二十五年甲辰
子思言苟變於衛而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計其生近安王
卽位時謂孟子親受業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魚卒百有
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尙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
三遷而後知學復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

時吾不知其年固知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又可云子思尙存
哉且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書亟稱繆公
尊禮子思時子思年已九十耄矣其居衛有齊寇必少壯從
仕時事言苟變於衛亦必在悼敬昭公時又云家語伯魚年
五十五卒子思年六
十七案孔子歿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二年哀公薨又悼公三
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繆公始立則繆公之立距孔子沒
已七十年使子思壽僅六十二安得繆公時尙存集語受業
解亦知年歲不合因謂伯魚卒子思方生以名後字子思附
會之尙不相接又謂元王貞定王考王六十一年係後人妄添
而刪去之而曰周顯王六年孟子年十歲子思年六十一請
見受業卽在是年明年子思年六十二卒穿鑿殊甚經義考載季本事蹟圖譜說與詹氏畧同夫思孟生卒
之年既不相值而孟子稱子思字者非一又言昔者魯繆公
已詳逸文其爲追溯無疑惟是子思之學得諸曾子而七篇述二
子之言最多則師承固非無自耳

右師承

孟門從遊者趙岐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
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
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益成括見漢書古今
人表者六人公孫丑等第三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等第四徐子
等第五宋徽宗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益成括爲十八
人詳宋史禮志吳淵穎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考失傳序見則
存心堂集與趙注同可知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
子叔滕更益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
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
宋祀典作告子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記數畧則易滕更浩生

不害益成括爲孟子子告子

一本作曹交

周霄三書數同而人互

異竊謂季子在集注疑是仲子之弟其兄既著書論詩弟自

無慚私淑

仲子詳後注又都穆聽雨紀談引諸仲子名等孟

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公

孫丑者今三遷志孟罕爲仲子又與都說異甯於宋仁宗

景祐四年爲鄒縣主簿奉祀孟子今孟氏皆其周霄殊無取

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章在

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

呂氏春秋與惠王及惠施問而趙注卻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懽

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

仲子史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

證有公明儀高叟集語濫及淳于髡鄒衍等其誤固不待辨

然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

數季孫子叔益成括等幸附見于七篇尙何去取之糾紕乎

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而有益

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候伯封號改題先賢

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

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

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益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

某見大斯實千古定論可息羣議者矣

魯有季孫氏子叔

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今以子叔疑爲各終亦

莫能知爲何許人也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

梁俱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顯與疑音相混

意卽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

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此推之龍

斷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歟廣業向持此說詳讀經隨筆中後

皇清經解

孟子四攷四

見集語所論正同然趙岐熟於左氏不應忘之至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适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适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為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适也然孔庭從祀無或謂後車傳食方遊齊梁時則然居鄒尚無是也但盆成适或謂後車傳食方遊齊梁時則然居鄒尚無是也但彭更專舉隨行者言安知及門受業不更有人耶許行為神農之言徒尚數十陳相兄弟一見大悅豈大賢反不及之時無聞人諒未必三盈三虛也其後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則其人且千計何止數百乎馮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嘆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

陸璣毛詩疏陸德明釋文序錄並云孟仲子魯人昔孔子刪詩子夏序之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仲子仲子

授根牟子遞傳荀卿及大小毛公則知鄭氏言子思弟子者

非也

鄭氏詩譜孟仲子子思弟子詩惟天之命篇正義引云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

選注引墨子有告子勝

見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書子勝斐然之志下

王伯厚謂勝為告子名是告子與浩生不害信兩人矣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伯厚謂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稱高子此高子孟子以叟稱之與去齊時以尹士語告者當另一人齊乘謂公孫丑萬章皆齊人滕州北公村有丑墓其南萬村有章墓六書正義萬姓芮伯萬之後孟子門人萬章餘率無考其廣韻所載屋廬子著書又邱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隱居顧充古雋考畧咸邱魯地豈咸邱之人以蒙為名歟四書釋地公字注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曰以所居地為氏是也

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又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古今姓氏辨證曰孟子有屋廬子元和姓纂云晉賢人著書言老聃之法滕更滕叔繡之後以國爲氏充虞出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通志氏族畧咸邱蒙齊隱士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孟子魯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夫咸邱隱居公行著書已屬異聞屋廬喻老克卽子春尤可怪也至廣韻之離婁通志離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訛自漢附錄於此知古亦有不可泥者

右門弟子

本傳孟子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題辭因云

孟子自著姚信士緯則曰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或捐萬鍾之錄或辭兼金之贈

見太平御覽其

後韓退之林虔中並同其說世儒或然或否廣業案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師訓謹授受兼法論語也觀公孫丑美大之稱幾及孳孳之言屋廬子喜於得閒數節當日師弟情事畢見矣迨還自齊齊旣難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後世取向所進說時王傳授弟子者潤飾而刪定之以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託諸空言不若載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老遊梁魯其例亦同豈竟孟子自著哉至

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何也諸子皆孟門高弟七篇中無斥其名者而樂正子則公孫丑浩生不害皆稱爲子卽孟子亦然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當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未必不出此也聖賢羣輔錄載八儒有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殆其人歟林之奇謂有萬子曰當是萬章門人所錄則同事編集正未可知也孟子稱謚者止一梁惠王若梁襄滕文魯平皆後孟子死則書謚出門人甚明晁武讀書志已有此說玉海藝文考證主之謂惠王元年至魯平公卒七十七年軻始見王日之日叟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或者乃云當日門人不能有此精粹文字寫得孟子意思出夫親炙大賢之門旣不能師其德行復不能傳其言語

則其時設科受業果所教何術所學何道耶其傳食諸侯將竟一無事事徒資賴其師爲餬口計耶後世追封侯伯從祀孟廟亦不問其功德之稱否耶秦漢以下文士接踵亦頗有粹然者其師不必孟子也朱子語類數億萬言盡其徒所記

孟子顧不及朱子耶宋明人此等議論實令人氣塞也

篇中稱孟

子通曰夫子獨樂正子稱先生自稱曰弟子或名獨萬章咸邱蒙稱吾知必非出一手性理小辨曰百有餘歲似適梁齊時所言七百餘歲是去齊時所言謂其書作於一時可乎此說亦有見

或問師弟質難言皆在耳傳述非難至與時君荅問門人何由得其詳而長篇短牘一無遺誤也曰不觀梁襄王章乎望之不似人君以下皆出而語人者也人卽門人也孟子固罕見諸侯見則必有建白退輒爲弟子道之或直舉以相詔或

因請而備陳故記錄特詳而此于首篇發其凡也倘謂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故表暴之餘則秘不語人既非隱惡揚善之道亦豈開誠布公之意耶此書皆出當時寫錄故雖小阮逸謂章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如滕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此誓說也世子初見時門人偶未及記至復見之日已不能盡述前言而撮舉大指今云退自齊梁始作勢必取數十年往事一一追憶成之某問云何某荅云何無論文重思煩辭不齊一旦亦惟詞章之士以之研京鍊都則可耳豈所語於傳世立教之書哉

右論七篇非盡自著

宦遊序畧

史稱孟軻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乃其間在齊日多在梁日少仕齊在前遊梁在後若任若宋若滕若魯皆其歷聘所至而鄒則父母之國也本書所載遊歷甚明而他書雜出齊梁之事往往錯亂不合故今先取齊梁年世論定之而後以次及焉釋史引文選注雖往來屯王師其事則未聞也案此注見解嘲下嘉靖袁氏本作唐劉濟曰孟子游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雖往來云云明季萬卷堂本作唐呂向注闕周宇考周威烈王時孟子未生安得爲師豈齊威王之訛歟

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注梁惠王章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稱之曰父不遠千里之地而來至此注齊宣王章云孟子冀得

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

注依宋本其言可謂明

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

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展卷卽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

歷聘之始而梁惠王之改元一誤之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

說再誤之于是遷就附會愈求其合而愈不得矣案竹書顯

卽梁惠王

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慎覲王

二年惠成王薨春秋後序史記集解及通鑑考異困學紀聞

並據以爲說凡前元三十五年後元十七年史遷時未有汲

冢書而亦弗復深考遂不知有改元而曰惠三十六年卒割

後十六年屬之襄王其下乃接哀王梁之世次旣差則孟子

之適梁舍三十五年更無可繫矣故六國表祇於梁一書孟

子來而七篇中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去齊

大書特書不一書者俱絕不之及然其本傳固云道旣通游

事齊宣王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序次初未嘗誤

王文憲反謂史記輕改孟子可異也通鑑旣依紀年以襄王爲惠王又從世本

改哀王爲襄王集解引和嶠荀勗說云史誤分惠成之世爲二王年數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此通

鑑所本也乃仍依史表繫至魏于惠三十五年至後十六年載惠

王卒孟子見襄王語中隔十數載不別記孟子一事綱目因

之前書孟軻至魏後書魏君薨卒孟軻去魏適齊提要無此六字案綱

目以惠後元年繫顯王三十六年下又與紀年不符蓋旣改稱一年則三十六年卽其後元不當在明年自此至後十七

年紀事每遂使亞聖遺書雖家誦戶習終莫得其解矣夫史

成於灰燼之餘自謂無舊史年月可稽故於十二諸侯稱年

表而於六國但稱表其中編年紀事原不能無所差舛且如魏世家既誤惠爲襄秦本紀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又誤襄爲惠

表哀王九年

其敘稱王既誤以惠王爲追尊及述孟子

之言又苦不合於是約舉其文而陰以君字換王字其意本欲自救通鑑未審其故輒取孟子改之以實先梁後齊之說程氏年譜云孟子非編年之書也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惠王一見曰叟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加齊卿相則四十不遠時語其不以遊梁始甚明也藉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

宋事亦在滕文公下

右論史紀梁事之失

顧亭林嘗言孟子適梁在惠王之末以史及孟子序說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爲非語雖不詳極有卓識然適梁早晚當時亦豈竟未商畧及之特因仕齊之年求之齊世系都所不合勢不得不屈孟子就之夫因齊世系不合而變亂孟子之遊歷以就之則雖至愚知其不可善乎金仁山之言曰史表於魏年既誤則其於齊事安得盡無所誤今據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詳檢索隱注文卽知不然

毛氏汲古

閣有重刻北宋祕省史記索隱三十卷今用其本

六年救衛桓公卒注云按紀年梁

惠王十三年

毛本作十二年明正德間慎獨齋翻刻元中統二年段子成本及凌稚隆史記評林並作十三

年今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

此不同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注云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據之則桓公又稱幽公又

宣王二年騶忌子注云按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

陵戰國策南梁之難有張丐對曰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

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

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皆謬矣魏世家惠王三十

敗於馬陵注云按紀年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於馬陵又孫

子傳與齊戰於桂陵後十五年注云王劭按紀年云梁惠王

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於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

梁於馬陵計相去十三年廣業案二注一作二十八年一作

合觀後注則二十八為是又八年魏惠王卒注云按紀年

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以其後即為魏襄

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又孟嘗君傳

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注云紀年當

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諸本皆誤六為一今正之改為後元又宣

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東阿注云紀年當惠王之後

元十一年依前宣二年注彼文作平阿案田世家又云十三

年當是後會齊威王於鄆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鄆

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鄆字慎獨齋本汲又潛

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

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

異案此六引紀年皆今本竹書所無惟田盼一條與今合且字多錯午

無可覆核隋志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然就其言考之威

宣不惟互見兼多連稱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世

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厚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用之

破韓威魏云云

又曰今富非有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齊威宣之餘也

騶子

名衍之徒論著終始云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云云

郊祀志同

鄒陽上梁王書齊用越人蒙子臧而彊威宣儒林傳

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貨殖傳齊富彊至於威宣自序田完世家亦云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夫策史皆分威宣爲二王者也而此言威宣又言宣王明係一人史動輒合稱在本書則爲變例參考時事亦止一人何也騶衍後孟子其倡怪迂之說當在宣王末燕昭求仙踵宣之成轍也荀卿遊齊又後於衍故傳言田駢之屬已死宣王時若兼言威卽大相抵牾然則前後書法歧異如此者無他威宣實一人而兩謚今則析兩謚爲二王故耳蓋是時多複謚或並稱或約取

韓宣

惠趙武靈皆並稱梁惠威秦惠文單稱惠

而錯舉一字則自周貞定王已然

漢書人表竹書貞定王周本紀定王世本貞王

齊事傳之稷下流播諸侯此威彼宣尤易

雜出國策因分繫之而世家遂斷爲父子視割裂梁惠爲甚矣然於蘇子之言封禪諸篇卒不能易蓋五德采用始皇神山上書徐市信有足徵推之富國宗周亦必本先秦舊文錄者初不及顧本書而當時後世適亦無置疑者噫是豈小失也耶世系既差年數自舛據紀年桓公之立應在史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紀本無年月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康公之卒年爲桓公卒年故愈不可曉

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紀元年和二年卒桓六年卒六國表康公二十六年

卒明年

今誠以周烈王元年爲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

表齊威王四年至惠王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又明年

周顯王十三年為宣王之王表威王二十三年當惠王十五年盡前元

三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表魏襄王四十年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

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即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

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云云案烈王之崩史表在齊威王十年世家威王即位九年諸侯並伐並

無相率而潛王前三年實屬宣王潛王實止桓公未稱王故

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複諡故亦稱威王湊于髡傳謂

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

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王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言宣

王又世家楚圍我徐州在宣王十年表及孟嘗君傳同而越世家乃

云齊威王使人說越王無疆伐楚楚大敗越北破齊於徐州

考古質疑謂史忽威忽宣參錯不同皆由於此呂氏春秋載

自戾詳後注駢子駢子奔孟嘗君以車迎之新序亦然尚史謂威王孟嘗

威亦必更有說焉莊子鬼谷子俱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

而有齊國莊見胠篋篇鬼谷見今由田完數至威宣王正得

十二世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潛孟潛生莊

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生太公和纂齊自立為

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

紀年宣實一人故云十二世參考莊子與宣王同時史鬼

谷書蘇秦所述見唐既親見其人為追溯其世豈若後人之

橫斷哉威王名因齊尤可異史表世家魯名不以國既名之

何得不諱或據司馬穰苴傳單名因傳云田常曾孫和因自

有脫誤鄭樵孟子對齊宣王有曰因無恆心是直斥其先君

通志云名因孟子對齊宣王有曰因無恆心是直斥其先君

皇清經解編綱 孟子四攷四

皇清經解編綱 孟子四攷四

皇清經解編綱 孟子四攷四

皇清經解編綱 孟子四攷四

之名國策作嬰齊則與庶子田嬰同名莊子釋文引司馬注

名牟

莊子則陽篇魏瑩與田侯釋文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則

當日又有大夫牟辛

六國表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世家同案桓公名午字形似牟別本莊

子因訛

為牟也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宣王辟

况齊事莫詳於孟子太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

家終不敢採錄一字雖足用為善如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髡

等當之非因案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

年與孟子中語氣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

至伐燕之役支離尤甚無論桓公五年田臣思取燕桑邱一

節割裂國策而滅燕燕畔為宣王一大舉動反削去之及敘

燕世家云噲立齊人殺蘇秦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蘇秦傳齊

宣王卒秦說潛王厚葬燕噲立齊人殺秦秦弟代勸燕質子於齊皆與此不合既依燕策以噲立在

宣王時矣

據此則噲元年為齊宣二十三年中忽復襲齊策以年何六國表又繫於齊潛四年

齊伐燕為潛王此不惟齊宣年有矛盾并噲之立亦必有差

誤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閔即潛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

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為二以致斯鶻突也今亦未敢臆

斷伐燕為何年蘇子由古史亦不紀年但就孟子與燕世家前文齊伐

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

皇極經世觀物篇周顯王四十二年甲午四十三齊用孟軻為上卿四十四年孟軻去齊此說近之惜未知齊宣

王之年有誤又以為魏卿在乙酉列齊之前耳如是則不特

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與孟子幣交與遊相

合而吾惜之言可以知其任位日久宣王之三十年當顯王

四十二年

互見生卒辨

去孔子卒百五十五年去文武受命七百

五十八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亦合而遊梁之歲吾乃得而定之矣且夫遊梁至易知也惠王之言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此非卽襄王五年予秦西河之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之事乎在紀年皆惠王事則是時爲惠後十六七年無疑自史誤爲三十五年趙注遂闕而不釋集注本依紀年而前章已引史記此不得更援他據於是依正義之說一引十七年少梁事而不計七百里之符否一引世家昭陽事而特不存其年於時事實不相合初不若趙氏闕如之爲得也

右論史紀齊事之失

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踴矣但題辭謂退自齊梁而

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

詳前說已

風俗通窮通篇首敘孟子仕齊爲卿去之

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庶爲得實也其體依倣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四冊記師弟問荅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

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卷下尙有梁惠王一章可證也不第此也齊人伐燕等章本在公孫丑篇滕小國也三章本在滕文公篇記魯事止三章本皆在告子篇今亦割取其一而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伐燕二章本當在沈同章下特移置此以明孟子不終仕齊之故林之奇通義乃謂此書記事散出無先後之次若以此二章置沈同後則不待說而自明殊非解人之言滕文公三章倣此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畧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

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辨

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
後皆雜記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
致可得而畧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

年譜總論曰孟子一書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
而弗放其良心故以見梁惠王言仁義始以君臣之治統爲
前序以堯舜禹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爲後序每篇首
尾以義利性善性命始以距楊墨惡鄉原終因外王而歸內
聖此作書之全旨也編年畧曰孟子行事要在不見諸侯與
見諸侯兩端或問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
無以對蓋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教授弟子時事非游齊梁
時語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曰迫斯
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
可往見二者固並行不悖也

右論篇第大指

史敘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

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實宣王五年六國表

當周顯王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

爲王以令天下時魏始衰故齊最強魏秦或晦或顯二國史亦不公言

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孝公卽位令曰往者三晉

醜莫大焉有能出奇計強秦者與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

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於惠王武侯其後乃云襄王元年

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追尊固無是理王相

者私相尊奉非天子命也安得僭爵其父果有之彼秦孝公韓昭侯趙肅侯燕文公何皆不援此例史特因不知改元則

三十六年王號出於無因故為此自救耳以紀年推之是年實惠王後元二年而

秦紀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表亦書乃前元之十六年

其稱王較前於齊且七年韓世家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又前於此十二年懿侯表作莊

侯楚世家宣王八年周天子賀秦獻公顯王秦始復強而三

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此魏惠王前元之七年也國策

蘇秦說齊閔王曰吳師道改蘇秦為蘇子以閔王時秦已死也然閔字亦誤昔者魏王擁

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竹書伐邯鄲取肥俱在惠王八年

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策言魏惠王為九里之盟將復

立於天子竹書惠王十四年魯宋衛鄭君來朝秦王恐為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

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

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

魏王說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旗此天子之位也

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按

馬陵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秦紀惠王八年魏納河西地呂氏春秋審

應覽惠子治魏當惠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不可勝數

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天下

之兵四至名寶散出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

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非魏最先乎周本紀顯王二

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

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年表不書秦稱王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

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

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
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
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乃史家筆伐
之法初非聞見異辭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
改稱王而秦紀上兩言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
觀始皇紀後附記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
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識稱王卽在受天子賀之年也顯
賀秦有二其一在五年周紀云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紀謂
與晉戰勝石門天子賀以黼黻在三十五年者兩紀不言所
賀何事年表云天子賀行錢然則獻
公以賀而稱伯惠文必因賀稱王矣
是時魏已寢弱方改元
與民更始
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東敗西喪之餘越
號改元以張強大之形蓋衰弱之實也
聞秦稱王
欲厚結以爲援既與議婚復遠涉齊境
徐州齊地
藉其威力以脅

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

如後安釐王令新垣衍使趙帝秦之例

史於會徐州

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

時田嬰相齊楚

威王聞相王之會怒嬰明年伐齊則知此舉殊不滿諸侯意矣
而魏固已名震河山以東是年
魏復稱王故
秦亦侈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
有追尊之誤

爲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爲榮

觀下文書魏君爲王
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
則知此正言自爲王

謀主蘇秦所謂有意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

秦說魏在周致

龍賈取雕陰時秦已稱王故蘇秦說以吞天下稱帝
特以
而治未定稱王故惠王自言毛羽未成文理未明也

崛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闕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

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

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

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自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

聞頗示貶損

國策齊敗魏馬陵殺太子申欲報之惠施請王變服折節因田嬰以朝齊又甘茂曰梁君子死

身布冠而拘於秦呂氏春秋惠王布冠而拘於

鄆齊威王幾弗受合觀數書其去王號明矣故其爲王一

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

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爲儀魏人而相

秦其還魏蒲陽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

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月日者欲自詡其功耳儀言秦待魏甚厚魏不可

無禮正指此通志乃爲改云四月戊否則魏王久矣何尙稱

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哉然此要皆惠王事非襄王

也自改元一誤強以惠爲追尊改元自梁惠始先於秦者十

四年更爲元年表直云初更元年意謂其創見也然如鄭厲

公突衛獻公衍並有後元年亦改元之權與事蹟圖譜乃謂

古無改元殊誤釋史年表於秦惠更書元年讀孟者又強改

於梁惠止書三十七八至五十二年亦未安

王爲君故并列國稱王之年詳著之庶乎論世有憑也

右附論梁齊諸國稱王之年

論孟子世者必兼核周之年蓋周之年數平王以後易知幽

王以上難知故諸家記述長短錯出要與孟子去齊時所言

由周而來七百餘歲合者爲得之史周本紀武至夷無年數

厲三十七合共和十四爲五十一宣四十六幽十一據東周

歷平一五十桓三二十莊五十釐五二十惠五二十襄三十頃六十匡六十定二

一十簡四十靈七二十景五二十敬四十四十表四十三十元八十貞定八十

考五十威烈四十安六十烈十十顯八十慎覬六十至赧九十滅於

秦凡五百十七年據集解引汲冢紀年曰武王滅殷至幽王

凡二百五十七年共七百七十四年計孟子時纔滿七百以
成王定鼎郊鄩卜年七百推之猶未及卜數也年表起共和元訖敬四十五十九凡二百二十一年兩共五百八十六漢律厯志載劉歆三統云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桓公立下云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
據魯厯伯禽至惠三百八十六加武王七年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視本紀多九十三年
魯厯煬六十年獻五十年史世家煬止六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承之武王己卯以孟子仕齊及卒至赧王己酉實七百三十九年與孟子合
年計之當直云八百歲不僅七百餘歆得無橫斷年數損夏益周如續漢志所譏耶然所出錯年者良以夷昭之際在漢

已失年數故耳皇極經世通鑑前編以武王克商爲十三年
己卯夷依世紀帝王世紀夷十厲依史記又增昭爲五十一
廣宏明集齊釋統答高麗使云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依竹書甲寅是昭十五年至十九年崩此云五十一蓋據陶宏景刀
孝爲十五故自己卯至幽王已三百五十一年歷
平至赧五百七年合八百五十八年視劉氏僅少九年亦與
孟子不合竹書總舉西周之年曰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據本
年伐殷明年周武王至幽王庚午共二百八十一年
據本
十二年辛卯克殷
成三十七歲
五孝九夷八厲二十六昭十九穆五十五共十二懿二十
平王元至隱即十六年與本紀同惟敬多二年四十元少一
年七烈少三年十耳加隱後四十三年二周共七百九十六
年集解引皇甫謐言武王定位元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前於竹書僅五年而敬王元己卯已後於竹書壬午三年何

亦云八百六十七歲與漢志同耶宋書禮志推武王以庚辰崩周公壬午出居東是又以竹書定位之年為崩年廣宏明集釋統引陶隱居年紀楊玠史目稱懿王治三年元王治八年貞王治八年悼哀思共一年貞即慎觀也彼此增損視竹書少十是書魏史所記與孟子同時宜無所誤但原本爛脫

或出後人校綴燕噲死繫於今王七年與史表同當是衛恆等所為且諸書言周皆始

武王滅殷孟子言五百年興王之事當從文王受命之年始

尚書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康成注云本文王受

命之年數之知必本文王者以人事則專征質訟以天瑞則

赤雀丹書舊邦新命實始作周觀兵繼父志耳故自有其年

哉逸周書小開稱三十五祀至文傳言文王受命九年則改

位之初未改元先正名號也所稱元祀一祀二祀三祀武王即

連文王數之孔晁注元祀云文王卒之明年注三祀則觀兵時

王受命至此十年克殷解陳於牧野注云十三年正月其後

武微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夏又言立後嗣屬小子誦此武

王有天下之後接前三祀數之至此為十二祀而崩也以此

推之益知前十三祀非專屬武王否則十二祀崩十三祀尚

克殷乎竹書謂元年庚辰嗣儒者說文王之崩七年九年不

位十二年庚寅伐紂誤矣同觀孟子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又言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即可據

此斷之書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邦三年伐

麻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

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崩後四年武王克殷凡十三年

歲亦在鶉火左傳昭三十二年正義論歲星超辰云歲星逆

行十二歲在鶉火服虔以為龍度天至推受籙及太歲則詩文

門謂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也王篇正義最詳其辭曰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

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授期引河圖曰倉

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鄭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

皇清經解經解 孟子四攷四

十九年受命

是類謀注是年赤雀銜丹書命之

易乾鑿度曰亡殷者紂黑期

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

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火使其子爲已

塞水明倉精絕殷之象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受命

已是季秋明年乃改元故書序惟十有一年注云是年入戊

午部四十歲矣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此言

四十也以厯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

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

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厯校之文王受命

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鄭詩譜今無此文歐陽修作補亡亦失載友人

吳騫新刻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乾鑿度厯元

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八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

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

厯法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

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

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

後五年爲此似受命在前五年癸丑與此言八百二十合而

鄭注云是年受洛書之命其注雜師謀又數至魯惠公末三

百六十五歲或者因疑文王再受命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

九年受丹書穎達辨之謂雖與易緯相符然使赤鳥之外別

有所命則論圖書者莫過中侯何我應及雜師謀只言赤雀

丹書不言他命故知鄭之洛書卽丹書而知者三統厯七十

受命後五年謂受命之六年始稱王也

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

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日爲初部名甲子部滿七百六歲

其後年初日次癸卯爲癸卯部從此壬午辛酉庚子己卯戊

午至乙酉終二十部而復始今乾鑿度八天元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法除之除千五百二十歲得一千八百一

十五紀餘四百八十歲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

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六部除之餘二十四年

即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

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又

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歲在戊

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至惠公末年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

歲而鄭注雒師謀數文王受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

者誤加五字也據此則文王戊午受命己未稱元武王辛未

伐紂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國語歲星在午為未亦與鄭合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凡

三百六十年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表二百二十四年起敬

四十說報實八百二十六年河圖所以整言八百二十也孟

子此言發於顯王四十年之後已七百六十年內外故亦整

言七百餘歲也而竹書所謂庚寅乃戊午部之首年經世之

已卯世紀之乙酉則皆尚在己卯部也蓋緯書輔經而行推

算運祿最為精密康成經師宿儒深所信用既為之注又取

以譜詩注書而穎達復詳加證引以明之殆確不可易且自

文王戊午至靈王庚戌孔子生得五百三十二年是由文王

至孔子五百餘歲也又七十三年孔子卒又九十五年而孟

子生其曰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必在私淑願學之日故自

任見知也孟子之世即是可考見矣

右附論周年數

仕鄒

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穆公舉之爲士孟子乃傳贊爲臣得見於公會與魯闕有司多死者公問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旣遭父喪葬以士禮祭用三鼎棺斂稱財貧故也時天下地醜德齊士尙游說孟子名聞諸侯多以禮幣交際者孟子以不爲臣概不往見惟一之任見季子以其處守不得之鄒也後以鄒不能用遊於齊時年蓋五十餘矣

筮仕於鄒有二據焉孟子言庶人不傳贊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七篇中君臣問答惟齊梁鄒滕而已梁滕以聘齊以仕使非委贊穆公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此一據也樂正子曰前以士後以大夫趙注孟子喪父時爲士喪母時

爲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使孟子不仕於鄒安得葬以士而祭用三鼎也觀平公臧倉俱云前喪則喪父不在仕齊之曰明矣禮云四十曰強而仕又云四十始仕孟子親老家貧年踰四十不見錄於父母之邦輒以草莽臣遊事齊梁有是理乎編年乃謂事湣王後方見鄒穆公滕文公歸魯閭氏生卒年月考晚始遊梁齊久之歸鄒見穆公又如宋魯滕殊不然也

右辨先仕鄒

古之上士中士下士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談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閒亦稱士如管子置士鄉十五以居士曾子士不可以不宏毅之類

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遊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無田不祭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右論士

穆公之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新序又稱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

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集注考證曰蓋因孟子之言而自

反者歟夫親賢定國宜莫如孟子而當日不聞大用意穆公耄年悔過不久卽薨也然史記敘十二諸侯必曰鄒魯則知穆公以後鄒已班在魯前君子居人國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豈虛語哉韓非又有田駟欺鄒君事不知是穆公否史貨殖傳云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畏罪遠邪由今言之殆又孔孟之教澤也

右論鄒穆公

左傳文十二年任國注今任城縣漢地理志東平國任城故
任國太昊後風姓與魯國鄒縣俱隸兗州今濟南府東任城
廢縣西北距古鄒城百二十里許屋廬子往來其間一宿即
至也續孟子有任季子欲授孟子祿孟子辭去云云乃想當
然之辭

右附論之任

仕齊

山東之國齊號強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於是侈然有撫蒞
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說之士以為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
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為湯武跋涉千里而遠齊鄒

千里而近約

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

舊魯中都地後

屬齊去臨淄六百里與鄒為近今汶上縣

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

且言於王王疑其有異使人問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

陳代之徒並疑之事

蹟圖譜二人皆答以景公事以其為齊往事易曉也

既而王求見甚

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

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斲聞易牛之事曰是心可

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即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惜不能進

而敬禮有加奉為賓師班視列大夫嘗見王于雪宮

有謂館孟子于雪宮

者四書釋地辨之甚精然齊嘗為淳于髡慎到田駢等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則孟子當自有第也前後進

說甚多凡聲色貨利遊觀園囿之屬皆教之同民所陳必堯舜

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

亦以母喪去職矣自齊葬於魯使充虞敦匠事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所謂得之爲有財也後竟因是爲魯臧倉所毀事畢反於齊止於贏既免喪自范之齊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近當是初至齊時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歎異之亦通見王於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淳于髡言在三卿中蓋客卿也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曰益進公孫

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盆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不智甚矣

一日孟子將朝適王使人召之遂不果景丑疑其不敬孟子言達尊有三爵齒德而已烏得以爵之一慢齒德之二哉會燕王噲讓國於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故鼎反乎磨室高誘謂齊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則知重器竟入於齊

矣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訛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以有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蜚語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若小丈夫之悻悻哉惟是異姓之卿與貴戚不同君有過

則諫諫不聽則必去而不久留也王嘗問舊君反服之禮孟子告以有禮則爲之服寇讐無服所以陳善閉邪者甚至而無如好臣所教一暴十寒雖有萌亦無如何甚且議欲短喪而孝弟之心滅矣視向之不忍一牛抑何輕重倒置之甚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

集注考證曰致爲臣諸章在燕人畔後似爲此去齊

王卒不

改纔一就見而已乃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如穆公之安子思者孟子以王猶足用爲善未忍遽去三宿於晝望王改而反之及出晝而終不之追然後浩然有歸志焉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滄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

餘歲以興王名世之說推之能平治天下者舍孟子而誰使宣王能用孟子席辟聚之勢行湯武之政以齊王反手易耳而竟使不遇以去非有道無時天實爲之哉蓋孟子於齊之去留實世道治亂之一大關也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驟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其使魯也挾樂正子以俱來及出弔於滕朝暮進見欲一與言行事不可得時猶攝卿也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右師孟子獨否右師滋不悅孟子則曰吾欲行禮非簡子敖也卒不加惡焉同僚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常往來未嘗莫逆也至若責善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不可爲廉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其餘求富貴利達之徒孟子視之直東郭乞兒而已初至日少

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閣百詩謂仕齊不下六七
年今其年月可考者如蜚鼃爲士師數月伐燕舉以五旬而取
燕之後踰年始畔又先因饑請王發棠賑之其後再饑國人因
有復發之說嘗一使於滕一之平陸中復居三年喪而七篇中
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分見梁惠滕文離婁
盡心諸篇而與公孫丑答問極多此亦可見其久於齊也

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潛

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潛王之十年以屬宣王

之似矣朱子謂無他據不自爲說而錄其文不計其年大事記綱目並云

燕畔在是年也若依史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明年去梁適齊則孟子在齊二十二年矣斷無是理萬斯同作孟子仕齊辨論之甚詳但以潛于髡名實未加之言爲初游齊之事其再至齊在宣王勝燕之時王方得意故再召孟子與商取燕之

策未幾喪母於齊終三年喪踰二年燕畔而去故王有今又棄寡人而歸之語以又字爲再至齊之證計其時正在赧王元年未免支離總之孟子仕齊中惟自齊葬魯一去位耳並無再仕齊之事蘇轍古史直云先事

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潛綱目既依通鑑序說又用史

記因謂潛王後來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改爲宣王

見語類黃氏

日鈔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

潛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潛王尚在故不稱諡止稱齊王事

蹟圖譜云先齊宣後梁惠襄滕文復至齊事宣王至伐燕而

後去年譜先齊宣繼梁惠宋薛居鄒滕文公立之年之平陸

事齊潛自六年至十年去齊事鄒穆滕文歸魯編年始見齊

宣繼遊梁宋薛因孟嘗君見齊潛王說雖不同皆泥史而變

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夫史之誤前已言之矣竊觀子長於此

事亦頗棘手何也史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及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其年則當湣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謬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宣侯以下不說其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譙周謂襄公下無桓公十六年紀年簡公下無獻公十二年是其差二十八年矣而伐燕事則擗摭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代爲齊使燕說噲以國讓子之三年國大亂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

之亡二年而燕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裴駰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今本竹書繫於魏襄王五年此又

誤也讓國子之事最詳於韓非子夫復用蘇代者爲宣王

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耶

且秦紀惠王十一年燕君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

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據表在十二年燕相子之爲君君反

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一作池送之

燕世家不載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

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非以事涉乖張故言不

及檢耶試以國策考之其謬益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

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

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宣字一

改爲湣以曲護六國表之失一改爲齊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史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困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燕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此齊王亦決非湣王何也湣卽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殊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貌辨事依史當作湣王國策作宣王誤鮑彪改定是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亦誤作宣王其所謂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策注如此蓋鮑彪極詆高誘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伐燕爲齊宣王因發憤更注宜其所見乖謬也則燕昭王

立已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之說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在位久故稱長主也新序列女傳並載無鹽女鍾離春見宣王言有四殆其一云春秋四十壯男不立王乃拜爲后亦宣王晚立太子之證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國者非卽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繫之閔王卽湣王固誤史則刪卻子噲句輒取其辭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案田臣思索隱謂卽田忌史言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甚明又趙策

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十八年策繫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當作惠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注楚魏燕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踳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宣三十年表為十七年灼然無疑矣然則文雖闕漏尚非漫無可考後之讀孟子者亦何惜數日之力一為參定而必欲委曲遷就也乎至謂伐燕前事即梁惠

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俛止重器也况趙送公子職及策所載伐齊存燕非又諸侯將謀救燕而燕畔齊之證乎寤凡以諸侯謀救燕即史記昭王二十八年入齊事而謂孟子之徒誤記尤謬若以稱諡與否為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王耶吾又知其說之立窮也林希元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於孟子也若湣王何慙之有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於孟子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曰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孟子得於親見遷史出於傳聞而近作古史者斷然以為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當時對者不暇詳究近見陳氏新話云齊宣王伐燕齊湣王曰今伐燕云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伐燕乃與秦晉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取其重器湣王亡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皆湣王時事孟子

子何以誤為宣王退之曰孟子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
所言意以此故誤也大慶嘗考史記齊世家無宣王伐燕事
燕世家所云齊宣王取十城乃在燕記齊世家無宣王伐燕事
立讓國子之國大亂諸將謂齊王曰因王時非無宣王伐燕事
云云又考六國表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而薨子湣王立四年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五年而遜國又三年而薨子湣王立四年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又考之戰國策燕王乃齊王噲之孫宣王即周赧王元年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其相子之為國策燕王乃齊王噲之孫宣王即周赧王元年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於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使
激燕王之事厚任子之也於是燕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使
而燕王之事厚任子之也於是燕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使
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亂備是燕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使
合章子將五都之民因北地之眾伐燕武王時不可失也王因
之亡山戰國策而觀則齊北地之眾伐燕武王時不可失也王因
子為誤也然則以孟子為齊北地之眾伐燕武王時不可失也王因
歟司馬公作通鑑乃於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與燕噲同歲齊宣王元年燕王噲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言甚悉是歲齊宣王元年燕王噲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

王立於顯王三十六年為異故自是次第有差爾溫公進通
鑑表以為偏閱舊史抉摘幽隱校計毫釐豈有此大節目不
加考究而或誤乎況孟子答問歷歷戰國策又有一可稽乎然
即史記參觀互考紀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
應何者伐燕一事又未足以及決史記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
證何人說以燕一事又未足以及決史記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
王使人說以燕一事又未足以及決史記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
之殺無疆北破齊伐齊不如此楚世家云越王無疆有一事或可為
之說而伐楚破齊於徐州按此則破齊於徐州乃越王無疆有一事或可為
徐州之圍乃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破齊於徐州乃越王無疆有一事或可為
戾歟然則徐州之圍既為威王三十六年破齊於徐州乃越王無疆有一事或可為
抵卽此可見而通鑑所載為威王三十六年破齊於徐州乃越王無疆有一事或可為
此蓄疑不決者幾年矣今其自戾則尤實是伐燕王非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母食馬肝未決者幾年矣今其自戾則尤實是伐燕王非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凡破燕必矣
所見徐州之圍由史誤分威宣為二人致有岐誤非止自戾
也已

右辨伐燕非湣王

孟子一生臣事者惟二君鄒穆齊宣是也仕鄒位卑望輕紀

述從畧齊則位高望重矣故特書爲卿於齊其去也又書致爲臣而歸而與宣王言每稱必曰臣穆公祇一見雖無稱臣明文而三稱曰君與對滕文公自稱吾對畢戰戴不勝稱子之君子之王者迴別魯勝有言曰孟子非墨子其辨言正辭則與墨同今觀七篇於名分稱謂洵極精審如與齊梁鄒滕諸君語必書孟子對曰名分之際所謂以德則子事我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樂正子告魯平公稱孟軻君前臣名亦分所在而曰君曰侯師弟已異稱矣至與梁惠問答王既自稱寡人齊宣亦稱寡人或稱吾稱孟子爲叟矣時孟子雖未爲臣亦斷無稱吾及予之理度非稱臣卽稱名而篇中絕不一見此必有意削去以明不臣之義非苟焉已也今以驕暴不

仁身弑國亡之潛王

鮑注國策齊貌辨曰太子相不仁過顯又頃豕作順涿注順涿不仁之

人也史記諸侯害潛王驕暴

素不謀面望見王子趙注王庶子食色於范者

則非強謂孟子臣事之稱美而依戀之至梁惠王則反改爲君將謂記者誤耶抑疑孟子阿世苟容不顧名實也恐亞聖亦未可以厚誣矣梁之稱王孟子明知其僭斷無稱君之理觀左傳吳楚諸王論語葉公自明李襲於孺注筆云孟子於梁稱王於齊王稱臣於鄒稱君於滕稱子同一諸侯何大遜於齊次遜於梁傲於鄒深傲於滕皆夢囈也

右辨不事潛王

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荅爲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歲十一字該括數年行止後人誤認止爲舍於逆旅遂致異說紛起有謂葬畢卽求仕者張燧千百年眼載許竹君曰孟子勸

人行三年喪而其身乃不終喪於家此說固謬顧甯人夫止謂爲改葬閭百詩謂終喪於家而後入齊爲卿並非

嬴非卽至齊也止猶處也鄭氏大學注止猶自處也處此以終

喪也讀者口滑便以止嬴爲至齊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反足

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問敦匠事於此故繫之亦

氏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况往送如慕其反如疑

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爲乎蓋嬴去臨淄尙遠趙注齊南邑

左傳桓三年會齊侯於嬴注齊地今泰山嬴縣鄭康成檀弓

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四書釋地嬴縣

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臨淄三百餘

里三遷志今萊蕪縣有孟止亭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

母於魯乃不卽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

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

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

廬於魯而反也遭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遽旋故土孟子

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卒於嬴是止者孟子之

自齊葬魯以孟母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

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

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

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爲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

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忠養以終

母餘年劉長盛曰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

見晉書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

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賓師之位不與在朝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境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親之在外而居於倚望哀親之在土而寢苦枕由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羸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間可以展墳塋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三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至充虞之問並非卽在止羸之日三年之喪創鉅痛甚唯而不對虞卽意有所疑何敢遽出一言重傷長者心必待慨然廓然始竊以木美爲請觀其追溯前日以迄於今尤可見矣閻百詩曰若以前日爲疑則前日於齊前日願見皆直指六七年或謂充虞不應蓄疑如此之久獨不思屋廬子之於任平陸陳

孫之於齊宋至數年而後問者多矣此論最快說者未識仁人孝子之用心徒費曲解耳漢志范屬東郡與羸俱兗州境四書釋地范今東昌府里故知自羸之齊當經范也

右辨止羸未卽入齊都

適宋過薛

孟子去齊居休四書釋地故休城在今滕縣北十五里離孟子家約百里旋歸於鄒趙注孟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世家稱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蓋因孟子之文緣王雖問餽不廢而就見無聞孟子亦卒不往此與公孫丑言古者不爲臣不見也其臣戴不勝荀子戴不勝

韓非子云戴驪宋太宰戴盈之一則進善士薛居州於王而不知一傳衆

咻一則知征賦之非義而下同月攘一雞其苟且圖治可見矣

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

滕稔知其賢故也集註考證去齊歸鄒卽如宋與句踐不勝問

過宋三百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疑其言過反自楚復來

見孟子因告以無他道也有句踐者好遊而不知所以遊孟子

語以尊德樂義居久之梁惠王卑禮招賢孟子欲往應之宋王

聞將有遠行餽金五十鎰辭曰餽賂孟子受之遂行時人有欲

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乃取道於薛以歸鄒薛君餽金五十鎰

辭曰聞戒趙注聞有戒此金可驚以作兵備也孟子受之始得歸於鄒已復之滕

而梁之行暫寢矣大事記報王二年自齊之宋自宋適滕誤

年表宋君偃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一年實梁惠王後元八年

也世家謂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今觀孟子在宋時偃在位

三四年當齊宣王之三十二三年而已稱爲宋王趙岐云周

宋列國皆僭號自稱爲王故曰宋王則自立不必在十一年

史蓋與秦魏之王同一舛出也觀孟子萬章問答意其初政

尙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

諸侯皆曰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則已久矣宋

滅在王偃之四十七年孟子固不及見卽不勝居州等亦應

老且死矣李于鱗滄溟集有擬秦昭王遣齊潛王謀伐宋書

諫偃曰王欲行王政云云偃怒罵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關弓向之二子趨走此因世家有羣臣諫者輒射之語遂牽

合孟文讀之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

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
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皆剔成吳師道已譏其傳會矣又
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
在殺子噲後

右論宋偃王

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
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正義引譜云奚仲封薛侯今
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武王封其胄為薛侯
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容齋續筆云周末為
楚所滅齊乘愍侯洪為齊所滅封靖國君於此據孟子當為齊滅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俠
轂此春秋之薛也史孟嘗君傳潛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

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註

引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張守節史記正義曰紀

年梁惠成王三十年

水經注引作三十一年

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又

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此戰國之薛也其時

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

怒將伐齊公孫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其所以弱

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易薛不可時嬰以

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而閔王及齊貌

辨皆呼為靖郭君

史以為謚索隱云或封邑號也案此與平原春申同例

至田文直稱

薛公而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

田嬰於薛

史表梁襄十四年正惠後元十三年齊潛三年正宣之三十六年戰國潛王策靖郭君曰受薛於先

王則封自宣王甚明史作潛王封誤

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竹書亦

云梁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於答邱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作釜邱

蓋不

特大都耦國其名數已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

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

故城在今滕縣詳前

齊潛王將之薛

假途於鄒

見史記魯仲連傳

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

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

疑但梁宋接壤史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

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爲今陶之浚儀陶睢

陽今之定陶又國策稱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

云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

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

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

應劭又云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豈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

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而欲害

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

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

輩皆所往還甯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

金以其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譚氏編年多謬獨論薛爲當

但以餽金爲孟嘗則又非至事蹟圖譜謂孟子將東至於薛

然後適魏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宋各餽兼金必孟

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迂甚

右論薛公

適滕

孟子居鄒欲遠遊梁而遲遲吾行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俄滕定公薨世子以送死事大未敢輒行使其傅然友一再之鄒問於孟子史記正義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由是克盡喪禮聘孟子至滕館之上宮時從者雜沓或有竊館人履者蓋孟子自爲齊卿以來後車數十乘從者常數百人云文公首問爲國甚加敬禮使其弟滕更及門受業後選舉戰主井地之事孟子爲條其大畧使潤澤之仁政初行遠方歸嚮許行自楚至陳相陳辛自宋至行倡並耕之說與孟子抵牾因與陳相言痛斥之然滕國褊小以五十里之國竭力以事强大猶不得免孟子爲設遷國效死二策國幾危殆而孟子亦不能久留矣孟子初至滕文公卽位未踰

年稱之曰子其後稱曰君知在滕二年餘也

史記陳杞世家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列弗論故滕事無可證

明趙岐引古紀世本有考公廩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

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

之文也然亦不言在何王之世今由齊人築薛觀之其世畧

可考見蓋城薛有二索隱所引紀年齊城薛當在宣王三十

六年見前此一事也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諫戒謁者勿通

後有諫者曰君失齊原作夫齊此從韓非子改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

益也乃輟城薛此當在湣王初年又一事也薛本有城靖郭

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此也滕文公言

齊人將築薛築卽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王應

麟通鑑答問曰滕滅於赧王二十九年此可考者其時未知

卽文公抑其子孫考滕之滅諸書所載不同國策作宋偃王通鑑從之漢地

理志杜氏釋例水經注並作齊春秋正義作楚通志作秦路史國名紀引紀年越王朱句二年滅滕索隱引紀年作朱句

三十四年案句踐世家無朱句紀年終襄王二十年則其滅在赧王十六年之前矣今本竹書晉烈公五年於粵滅滕此

當是黃帝後之滕也諸說究以齊爲近是大約孟子所至之國滕最先亡矣文公

始言事齊楚繼言事大國數圻之多非侵小何以致之孟子

所以惓惓於齊之乘勢也

適梁

梁故晉國也惠王承文武二侯之業號稱強盛在位既久好戰

而屢遭敗衄子死地削因發憤爲雪恥計卑禮厚幣招致天下

賢士時孟子年六十有六七矣齊宣王已薨滕又小國難與成

功不得已遠涉千里至梁旣入其國堂高數仞食前方丈妾侍

輿從遊畋之盛殆過於齊孟子視之藐如也觀國策廣公宮制丹衣柱之語知孟

子說大人章專爲梁惠王發王多蓄狗馬大營臺沼值兩河薦饑餓孳盈野

王不知發粟但移民就食而已迨進見首問何以利國孟子對

以爲國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前後陳說王政惠王雖云承教

而志圖報復頗疑爲迂遠孟子告以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時蓋

後元十七年也表襄十有六年有白圭者自詡善治水又欲以貉道治

中國皆見排斥又有周霄者以君子之仕爲問意在諷使貶道

而陳臻亦以傳食爲泰孟子皆開譬之時淳于髡亦去齊遊梁

見孟子守禮抱道老而彌固設援手之說譏孟子不援天下之

溺夫孟子非不知達權者其如王之不果所言何未幾惠王薨

襄王立孟子一見知其無能為遂去至石邱

偽疏以為宋地四書釋地已辨之

遇宋輕將之楚秦說其罷兵大指言其不利孟子謂當說以仁

義慎勿言利蓋猶是告惠王之心也

孟子至梁以王顧鴈雁推之當是秋冬時羣經補義

謂在周慎觀王元年是也

惠王改元前已詳書史之失矣今考其失尙有二焉一則世

家以徙治大梁繫之惠王三十一年也梁本名魏因都梁而

改漢書地理志云晉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自

王立為侯是為三晉魏後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為梁當時

既改號梁即不復稱魏猶春秋荆既改楚即不書荆竹書韓

既改鄭即書為鄭也孟子親至其國而著書稱梁惠王尤明

證矣史記襲用舊名或梁魏錯出此蓋因項籍避季父項梁

諱復改梁為魏而然

詳拙著經史避名彙考

無足異者若徙治之年竹

書在顯王四年當惠王六年漢書高祖紀注臣瓚曰汲冢古

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又水經注云浚儀縣大

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故居

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爾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

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又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

一年三月為大溝於北郭以行圃田之水此最可據史直以

為大溝之年為徙都之年耳

國名記徙都亦在六年裴駢及索隱引紀年俱作九年誤也張

守節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

戰國策稱梁王魏嬰

史作營

觴諸侯於范臺

其秦攻梁趙救之一篇即九年戰少梁事則徙都在前可見

且史記亦未嘗不早稱梁也孫子傳臆謂田忌曰今梁趙相

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彼必釋趙自救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攻韓齊使田忌將兵直走大梁魏龐涓去韓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涓逐之敗死馬陵虜太子申世家言申被虜在三十年而齊先已兩攻大梁且稱曰梁尙得云三十一年始徙乎又商君傳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秦紀同後十數年鞅說孝公曰魏都安邑與秦界河可因此破之鞅因襲虜魏太子卬魏惠王恐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前旣降安邑矣可復言魏都此乎獻河西據世家又襄王事其背馳如此一則表以太子卬生繫於文侯二十五年也案世家是年子擊生子卬卬爲文侯之孫非太子也其後又言武侯卒子卬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幾於亡國故曰君亡無適子其國可破也子卬旣非適長其生可不必書卽其年亦可疑矣或在文侯三十五年嗣立時二十歲據史三十歲今姑據其生計之壽八十有二以朱倉所言魏王年長推之見國策當亦不遠其不稱孟子爲夫子而曰叟正以年齒相當而王差長故以此爲尊也若在三十五年則惠王年六十五孟子年止五十何叟之有乎

右論梁惠王國都年歲

國策哀王時當作襄有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案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至秦楚構兵必楚懷王十二年張儀詐許還商於之地六百里大怒興師

伐秦事在梁襄王二年

表作哀王

適孟子自梁歸鄒之時也景春

稱儀衍而不及蘇秦時秦已爲齊所殺矣

通鑑答問據葉石林謂蘇秦揣摩之

術和交不久故不取意以春不稱秦大丈夫由此恐未然

右附論周霄宋牼景春等問答

魏世家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

以空虛寡人甚醜之此卽孟子東敗於齊一節之變文也蓋

長子死在惠王三十年其說易合秦楚則皆在襄王之世不

可質言姑以三折於外混之今案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四萬五千於雕陰

竹書在惠後五年

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張

守節正義云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盡入秦也六

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竹書惠後六年

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

我蒲陽正義云丹郕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

城界秦自華州鄭縣以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于山東北

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本紀惠文

君六年魏納陰晉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

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十年

魏納上郡十五縣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也蓋其始以武卒奮

勢且較勝於秦故商君以爲非魏并秦秦卽并魏後秦用商

鞅張儀計佯尊以驕之乘敝而脅之遂乃納土獻郡疲於奔

命其曰喪地者猶諱詞也國策甘茂稱梁君子死身布冠而

拘於秦

策秦

蘇秦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

策齊

張儀謂魏必入

西河之外

策秦

而史商君傳亦言梁惠王割河西之地以和是

其事也夫三晉鼎分地必相埒而其後蘇秦言趙地二千餘里魏地千里韓地九百餘里非數被侵削何韓魏俱滅於趙之半也李復漪水集謂魏所喪不止七百里殆有然也觀蘇厲遺趙王書云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榆中者千五百里此虧則彼贏不又其明證哉若所謂南辱於楚者世家襄十二年楚敗我襄陵竹書惠後十二年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襄陵得八邑是也集注以非惠王事故不繫年又誤以八邑爲七邑然此皆遊梁以前事非在梁後事也故鹽鐵論載大夫曰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文學辨之曰孟子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今觀通鑑兩述孟

子之言一在惠王三十五年一在襄王元年中隔十七年不知孟子寄跡何所若久於梁不幾如大夫所譏哉溫公謂孟子出於東漢宜其不以爲怪也

孟子右辨喪敗皆在未至梁前

孟子至梁應聘也晉陰澹所謂孟軻大德無聘不至也然當時賢如燕昭王其卑身招賢當切於梁樂毅騶衍劇辛皆歸之獨孟子裹足不入馮山公言孟子嘗爲齊卿燕齊之讐宣雖薨潛尙在故甯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見少作樂毅論因思惠王之恥固在喪地而長子之死尤所痛心其願比死者一洒意固專在齊也孟子以其因爭地而殉以子弟故但與言百里可王又祇言制梃以撻秦楚而不及齊然則舊君反服與否

未可知而不爲戎首其明效矣胡炳文孟子通熊氏曰孟子
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於秦楚則深鄙外之廣
業案七篇於齊宣惟一稱其不智而歸罪於寒者短喪則責
公孫丑不教以孝弟此外絕無後言卽王子亦嘆其氣體不
同至梁則惠之不仁定評於身後襄之不君不諱於始見固
三君之優劣亦孟子之心也七篇獨詳齊之去來而史偏言
來梁綱目又書去魏皆與相反何耶若秦之尙功利棄禮義
孟子義不入之通鑑荅問論之已詳其不入楚亦猶是也

右論不入燕不言伐齊

適魯

孟子既歸自梁年且七十無意人世惟魯爲少年遊學之國又

墳墓所在往來展視應無虛歲會樂正子仕於魯往觀政焉聞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甚不寐以其好善也而公孫丑疑之因
與言好善優於天下浩生不害以何如人爲問

據趙注

又謂其在

善信二人之中蓋孟門高第弟子莫有過樂正子者矣旣而樂
正子以孟子告平公公將來見其時君臣合德師弟同心實行
道之一機也俄爲嬖人臧倉所沮孟子聞之知道之終不行也
喟然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時魯將伐齊取南陽欲使慎子爲
將軍孟子以爲殃民越制而不可然因是益知周公其衰矣越
數年而孟子卒

諸國紀年魯最可據以其上繼春秋也故漢書律厯志用之
然亦微有誤者史表魯平公元年當赧王元年皇甫謐曰平

公元乙巳徐廣曰赧王元丁未實差三年徐又言魯世家自悼公以下與劉歆厯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通鑑考異論之備矣春秋長厯皇極經世赧王元在丁未則平公實立於慎靚王之五年矣平公世家名叔二十二年卒厯志名昭旅三十年卒又復不同趙岐云樂正子爲魯臣今觀欲使爲政必其時已爲大夫年亦在四五十閒而孟子之爲垂暮更可知矣萬斯同生卒辨云孟子若生安王之世年已七十餘安得尙懷用世之志其生於烈王四年無疑此論亦甚若慎子者趙岐以爲善用兵者又云滑釐慎子名四書人物備考乃訛爲慎到四書改錯辨之甚詳然云慎子卽禽滑釐墨子弟子亦非且謂其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以尊尙滑釐故言滑釐所不識也吳興慎懋賞補輯慎子外內篇直以孟文入之並誤至國策楚

襄王傳慎子又另一人平公後於宣王數年風俗通以魯平事接去齊後非也黃焜四書珍珠船引廣文選曰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亦誤選明儒劉節所輯嘗於書賈見之未及檢是條所出大約出六朝人手也釋史引之

言難右論魯平公

附

王世貞讀書後論孟子最狂易其言曰孟子幸而不見用於齊也使宣王用之其始受掣於文忌驩髡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於秦楚燕趙之君兵交臨淄之境故將畏上刑而不

下之罪叢焉則又敗惟不用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又言孟子尊夫子功也闢楊墨非功也楊墨之術不近人情不待闢而自廢如便者雖至今存可也噫是何見之鄙而辭之悖耶夫齊特患不能用孟子耳其時騶忌已死田忌老矣孟嘗未用事宣王果學而後臣舉國以委孟子言聽計從將在朝諸臣如時子儲子景子輩莫不拱手受命王驩一左右戲弄者耳何足與謫髡雖滑稽亦非能媚賢嫉能如臧文仲之制人進退也昔管仲爲相刁牙鬬方俱無所逞其技孟子又安所受掣哉既究矣發政施仁四海嚮風以徧小之滕尙有自楚宋來爲氓者况乘時勢之易加流行之速秦楚燕趙之民非襁子偕來卽延頸望拯耳卽云鄰有聖人敵國之憂或其君忌甚而謀所以閒之如黎沮內史廖故事則不可知若稱兵犯順誰用命者司馬法云古者以仁爲勝孫子云上下同欲者勝吳子云兵以治爲勝治者居禮動威名曰父子之兵三子以善戰稱其言並如此世主雖愚何至合謀以出無名之師自取敗衄哉如行仁政者必動天下之兵則是聖王不足法而暴秦之吞併梁惠之糜爛反爲良術也有是理乎且孟子非不知兵者教民而用制梃以撻而在薛戒備亦嘗用兵故將卽不出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之卒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進攻退守無所不可安見其必敗匡章能將五都以舉燕章丑獨不可治兵莫之信也至云勝之必移周鼎尤可笑七篇中從無謀及攻取者故伐

燕亦不之勸何爲首犯天下之不韙而取二周况孟子雖稱湯武而與宣王言政歷舉文王太王公劉皆諸侯之事也文王固無意翦商孟子之行仁政豈專在滅周乎孔子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欲應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吾爲東周信如弇州之說則孔子當身老東都其以九經告哀公已屬多事乃復於魯不可去而之齊之宋之楚耶孟子幸而不用虛被王佐之目不幸而用其將目爲亂臣賊子耶至謂尊夫子爲功闢楊墨非功夫宮牆美富日月莫踰孔子在春秋尊已至矣非因楊墨塞路甯復待孟子之尊者墨翟之徒三百人孟子雖闢之後世猶以孔墨儒墨墨孟並稱墨孟見後書郭太傳論不闢安得自廢二氏之教棄倫滅性其不近情過於楊墨

時無孟子至今溺之者甚衆豈眞便而長存者乎推其意直可聽其淪於禽獸而闢不爲功歸者亦不爲罪此則荀卿王充之所不敢舉爲非刺者而公言無忌若此其有害於世教人心者非小矣嘉靖七子元美稱雄獨歸震川大聲排之曰爲庸妄由今觀之妄哉妄哉惟庸故妄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終

仁和葉維幹
海范本禮校

